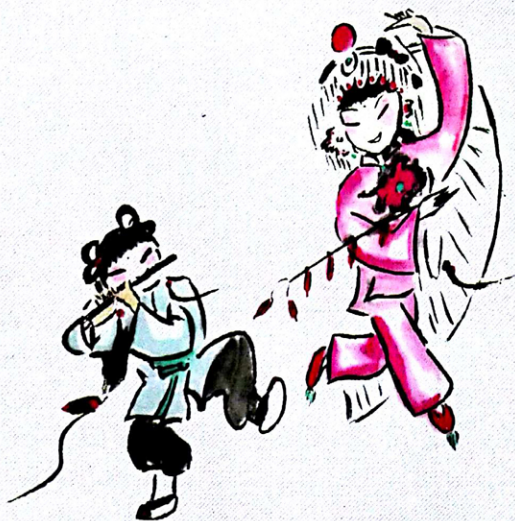


春 从 天 上 来

CHUNCONG
TIANSHANGLAI

陈志明
◎ 著



文匯
出版社

春从天上来

CHUNCONG
TIANSHANGLAI

陈志明◎著

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春从天上来 / 陈志明著. —上海:文汇出版社, 2016.10
(吾丛书 / 周苏蔚主编)

ISBN 978-7-5496-1883-5

I. ①春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40646 号

春从天上来

著 者 / 陈志明
责任编辑 / 熊 勇
出版策划 / 力扬文化

出版发行 / **文匯** 出版社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(邮政编码 200041)

印刷装订 / 成都勤德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/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 /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/ 880×1230 1/32
字 数 / 200 千
印 张 / 8

ISBN 978-7-5496-1883-5
定 价 / 36.00 元

目 录

CONTENTS

乡村旧事	/ 1
茅山散记	/ 7
梦寄果鸡山	/ 10
悠悠漕河情	/ 14
永远的水芹菜	/ 18
海底水库农家乐	/ 22
桑枣的故事	/ 25
乌饭草	/ 30
塔山上的凤凰草	/ 33
小城戏事	/ 36
清缸姑娘	/ 39
朋友老曹	/ 42
老海小	/ 47
国清老师	/ 51

蔚然老师	/ 54
父 亲	/ 57
外祖父的秋天	/ 61
凤芝老太	/ 64
苍蝇琐记	/ 67
心中永远的痛	/ 70
打工杂记	/ 73
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哪得几回闻	
——简记京剧在金坛留下的印记	/ 78
黄梅故里觅“严迹”	/ 85
票 友	
——一些历史悠久、执着且另类的追星族的	
记录	/ 94
天蟾看戏	/ 98
长愁罗袜凌波去	
——欣赏程派京剧《春闺梦》随感	/ 102
梦里的那片土地	/ 106
吕外履痕	/ 110
却为何“十五载未把愁眉展”	/ 121
坎坷心路	/ 125
在威武面前能做什么？	/ 134
杨三姐打赢官司靠什么？	/ 139
孙悟空的官运	/ 145
最后的晚餐	
——读《新旧约全书》四福音书札记	/ 149
从前，那么慢，那么美	/ 157
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秋凉	/ 162

一舞剑器动四方	
——中国武术在金坛留下的印记	/ 171
奴 变	/ 178
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	
——《三国演义》中在金坛唯一一场可以彪炳千古的鏖战	/ 182
香，香不过故乡茶	
——对金坛绿茶一次正本清源的尝试	/ 189
直叫人生死相许	
——七仙女与董永传说在金坛	/ 195
深藏山林，鹑衣百结	
——康有为在茅山活动侧记	/ 204
看小小双卿……偷素粉，写写描描	
——记清代金坛女词人双卿	/ 219
后 记	/ 232

| 乡村旧事 |

留影，留年，一跨上故乡，就恢复了童年……我不知道诗人笔下的乡情为什么那么浓？我对老家的印象总是那么淡漠，在记忆库中仔细地搜索，亦永远是贫瘠、没落，让人心灵苦寂。当初在讨论父亲安息之地时，就有过激烈的冲突，对于叶落归根的提议，我很不以为然。都说羁鸟恋旧林，池鱼思故渊，好像故土的天总是蓝的，可我更相信，何必桃源是故乡，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呢？不过，正如诗人青勃所言，一踏上故乡，就恢复了童年，这种感受多少会有点，品之多少又会有点苦涩。

向上推二十多年，每年的夏天，为了消暑，为了离开每天不变的生活环境，以及避开一些近乎麻木的面孔，我都要到老家的旧宅住上一段日子。其实我并不想回去，只是实在找不到一个可以清心的曲径通幽处，寻一点“童孙未解躬耕织，也傍桑阴学种瓜”的情趣。

老宅是两间破旧的瓦房，直到去年我才经不住母亲的声泪俱下而修葺一新。旧宅左侧是一条笔直的小河，我真不明白，为何老家的河都摆设得那么没有品味？君不见桃花源水曲壑蟠涧，诡锦秘绣，不过那里夏日倒也称得上池塘水满蛙成市。宅前是一畦碧绿菜地，由于不长住，里面种些好伺候的粗粮杂菜，以山芋居多，没有整理过，因为长得随意，反倒长得粗壮结实。在这里偶

尔品味一下“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”也不乏乐趣。宅后是一片修长的青竹，原先郁郁葱葱，后来竟也败落了，都说竹子和主人的家运一样，家运凋敝，竹子也就不成气候，只落得幽寻不可再，留步惜芳菲。

毕竟是乡下，每天清晨起来，竹梢露滴惊残梦，荷盖风翻送早凉，人显得分外神清气爽。可惜我不会就此抓住神韵，意气奋发，闻鸡起舞一番，只是一味地闲窜，看别人在地里悠然地耕作，听村上道旁阵阵打麦声。偶发雄心，也会拿出书本诵读一番，用一小竹椅溯河而坐，背靠竹林，在岸边声声的棒槌汰衣声中度过一个个清冽的晨光。

中午就一些粗淡素菜，午饭就告结束。午睡暂时是不需要的，看祖母和一帮老妇人围坐在一起摸起纸牌，听老妇人们乡骂和闲谈。老妇人们倘是牌摸得不顺，就会敲桌子骂人，这种乡骂没有女人的秀气，足显这些见过世面的老女人的世故。牌有许多的名堂和讲究，什么天、地、人、和，我弄不清楚什么天牌和人牌。老妇人大约也不甚了解牌里的道理，胡乱发挥自己的想象和理解，发明纸牌的人不知何许人也，弄一些神神道道的东西，不过老妇人们很会将它简单化，比如四个黑点叫板凳，两个红点叫红眼病，还有两个黑长条就叫长山，她们还特别具体地叫罗村长山，我知道相邻的罗村是有个长山村的。叫法也有会意的，当然仍是些粗俗简洁的叫法，比如，一抹黑叫“黑鬼”，一抹红他们实在想不出生动的名称，就按旧例叫“人牌”。反正我是在云里雾里感触着中国传统的市井文化。摸牌空隙，老妇人们会拉起家长来，比如嬷嬷女儿新近买了一条很时尚的电热毯，会有人带着酸味地说“嬷嬷奶，你真有福气，不过晚上不要触电被电热毯粘住了”。嬷嬷奶会得意地说：“粘就粘住，七十岁了，好进棺材了，你活到我这个寿就不错了，癞蛤蟆咒人咒咒仙。”真的，嬷

奶奶没有被电死，现在九十多岁了，还好好地活着。看得乏了，我就地找个铺躺下，迷迷糊糊地睡一会儿，村上人多沾亲带故，不生分。

晚饭以后，暑气依旧逼人时，早早地洗个澡，拿一把扇子开始串门。村里人多将桌子搬到门口，洗干净，爬上去，盘起腿，开始神聊。这时真正享受到了诗人的意境：竹里荆扉掩，村前万物幽，川上渔歌断，坡前牧课休。神聊的有抱着酣睡小孩的，一边用扇子拍蚊子，一边哼着：“推呀拉呀，快又快，磨儿转得轻又轻……”倘是不小心让蚊子叮上一口，有人就会祖宗八代的骂一通，又打又吆喝。我喜欢听他们唱，有时也跟着哼几曲，我那时还没有发声，嗓子也亮，总有人逗着唱一段，经不住架哄，于是也就亮他一嗓，不唱《珍珠塔》，祖母忌讳，就唱《牛郎织女》，我一直认为我的《牛郎织女》是地地道道严凤英的唱法，唱：“乡中人好水也甜”“闻一闻花香心也醉”“听一听乡邻们问寒问暖知心语”，贴切的选材往往会将气氛推向高潮。热闹到星光闪烁，暑气退尽，一个个哈欠连天，人才渐渐散去，各自钻入蚊帐酣睡起来。乡里还没有空调，也没有电扇，但晓得“热凭静胜别无方”的简单道理，在安静、幽静、恬静中消去暑气带来的浮躁。

旧宅门口的山芋长得越来越壮实，我很好奇，山芋是怎么繁衍后代的，这时本家嫂嫂会认真地告诉我，最简单的方法是将山芋藤剪下来插在地里，就会成活。城里下来的读书人向她请教，她觉得很高兴，便建议我剪山芋藤上街去卖，说最近价钱好，几毛钱一把呢！这一下子就勾起了我的兴趣，死乞白赖地缠着她帮我剪，反正是随意长的夯货，也没人搁在心上，于是毫无争议地剪了几十把，足有百十来斤。可是如何上街又成了难题。本家哥哥胸脯一拍，明天队里摇船上街卖麦子，你跟着，不要你费一份

力。于是我带着盼望，抱着笑梦，祈望着天明。

第二天天一亮，就听见河边的嘈杂声，我一骨碌跳下床，急急地溜到河边，看着忙碌的人群将一担担麦子挑上水泥船，我的山芋藤早已搁在了船头，我的心松了下来。夏天的乡里，麦满场，豆满地，丝满箱，新打的油菜香，也有人捎上一点土产上街出售，就和我的山芋藤相伴而放。我在祖母的千叮咛万嘱咐中跳上船，祖母仿佛又记起了什么，急急地拿了一把伞坚持着叫带上。“富他妈，不要紧，有我们在，没事！你回去！”光着黝黑背皮的生产队长扯着嗓门叫着，一边抽起跳板。一班劳动力分起两组摇起了船桨，船在双桨如鱼般欢快的跳跃中向南而去，岸两边的村落、树阴、竹林擦身而过，向后迅速地退去。他们安排我在舱里，叫我打起伞，然后他们开始边摇边唱起来，不知道唱什么，村上人多是清末从苏北逃难而来者的后裔，他们唱得苏北号子我听不懂。我的祖上也是高祖父用箩从苏北高邮挑过来的，据说箩里没有挑东西，挑的是我的曾祖父弟兄两个。他们唱着唱着停了下来开始说闲话，说高邮人黑屁股，我很好奇，我也算半个高邮人，屁股不黑呀？直到多年后读了汪曾祺的小说才知道，高邮船才是黑屁股，那是一种救生船。我后来到高邮的同学家去做过客，考证到高邮湖远比我们的洮湖大，高邮城依高邮湖而建，由于湖在京杭运河的航线上，高邮自古水运发达，由此衍生许多的救生船，为水运服务。为了醒目，高邮救生船一律将后面涂黑，就好比今天的救火车一律红色，救护车上挂个蓝灯一个道理。

岸边一个个村落和阡陌在眼前闪动，近了，又远去了，风景确也撩人，岸边姬妇呼鸡食，坡外儿童跨犊行，俨然一幅山水田园画。止不住心中的憧憬，我将头探到舱外看滑动的水，用手去捞水里漂浮的水草，或把手放在水中听任船快速前行，任凭水在

手指缝里爽爽地滑过，体味着盛夏的凉意。船渐渐地慢下来，他们要换人，于是又吆喝起来：“快点跑，上别桥，快点溜，上后周。”在铿锵有力的叫声中，船又加快了速度，我知道后周、别桥都是南边溧阳的集镇，不知道为什么拿外县的地名吆喝？又不押韵，大约在未出过远门的乡人眼中，溧阳已是遥远的地方。

时光在吆喝声和我极目远眺的流连中迅速地流淌……船一靠岸，大人们将我扶上岸，把山芋藤挑到集上桥头人头涌动处，他们就忙着将麦子一担担挑到粮站，我则在桥头吃早饭。桥头一家早餐店兼营茶馆，热火朝天，虽不是青旗沽酒雅致人家，但乡里人在里面海侃神聊，也有情趣。叫一根油条，一碗豆腐花，静心地倾听他们神吹，品尝一壶质地平平的茶水，倒也销魂。吃过早饭正式开市，街上许多人都认识我，先前的快乐、愿望、憧憬霎时都跑到了九霄云外，心中揣着阵阵的苦涩，我开始有点害羞，又有一点伤感，仿佛许多人在指点着说，那不是谁的儿子吗？他爸爸原先在县里做官，死了，他落魄在这儿卖山芋藤。几千年的传统约定俗成，似乎规定出过远门谋生的人就应该是荣归故里，光耀门楣，而不是再回故土吮吸家乡的乳汁。虽然年少无知，而骨子流淌的是传统的荣辱观，我失去先前的勇气，只想找个地洞往里钻。“小鬼，山芋藤多少钱一把？”有人问价，我低着头，脑子昏乱不清地回答：“五毛。”“比别人贵嘛！”问价人见我低头不语又问：“就买一把吧，你的比别人的好点，看来是第一次做生意，还有点怕难为情？”来人挑了一把，丢下钱走了，我开始找回一点信心，调整了一下心态，抬起头来正视街上。“哎，这不是富的儿子吗？你到乡下来玩的？”“你卖山芋藤呢？好呀！权当锻炼身体！”“到底是城里人，比乡下人文气”……高度紧张的神经在一声声善意的招呼中，开始变得坦然、放松……

中午，怀里揣着几十块钱的收获，带着强烈的满足感，我随

船又荡回了老宅，远远地看到祖母在村头远眺的身影，我在雀跃中回到家。经此以后我似乎再也没有体会过这种游历和欢快。

老家早已不再牵动我的神经，在心灵的深处它已淡漠得像过眼烟云，不过偶尔拨动的乡情外加一份理智的思索，会让我生出许多内心的感激来。如果除去自己的心魔，我也会像钱吾陶的诗说的那样：倘我心化成翩翩春燕，当即刻飞到你的椽前，呢喃地讴歌你的美丽，在你的身边永远依恋。

丨 茅山散记 丨

我还在 A 中读书时，不知受了什么鼓动，竟跟一位住在茅山脚下的同学骑着自行车去山里玩了几天。对一个涉世不深的少年来说，算是一个不小的壮举。母亲竟然爽快地答应下来，大约因为该同学成绩实在是出类拔萃，在县中每次统考都是第一，而且他作了很有把握的论证和担保。

将那辆尘封已久的二十八寸旧永久自行车找出来，擦洗整修一番，收拾些简单的行囊，带上几本书，绑在车后架上，几个人便叽叽喳喳地开始了征程。路颠簸得厉害，时间长一点屁股便压得生痛。等一行人过了马脚山，开始改道狭小的村间小路，天黑压压地沉了下来，远处的茅山轮廓渐渐清晰地凸现出来，路两边静谧宜人，各种小生命随着春的朝气和夜的暮气开始活跃起来。碎石小道铺就的小路使自行车蹦跳不已，加上车技不济，只顾盯住路面，紧握龙头，根本无暇顾及左右。尽管是春天，手心仍沁出汗来。等到风尘仆仆，一个个残兵败将般来到山脚，已是月上半梢，星稀月明，山上松林的阴风虎啸龙吟，惊心动魄。松林边是茅东林场一个工区的宿舍，和普通的山里村落没有两样，后来才发现还是有一点区别的，房子都是石头砌成。宿舍区里零星的灯光闪烁着，看门守户的狗听到动静，一下子从坡上窜出许多条来，狂吠着突将到脚前，乱作一团。同学的母亲听到动静急急地

出来，斥退了乱犬，张罗着烧饭做菜。从山上顺流而下的泉水，蜿蜒着通过被劈开的毛竹管引到屋前的缸内，山里用水倒是方便纯净。用枯松枝燃起的灶火旺得很，噼叭作响。很随便地就备下了一桌丰盛的农家菜，记得好像还有一只草鸡，夜里从鸡窝里揪出杀了。一个个都是正在长身体的年轻人，胃口很好，于是大快朵颐，风卷残云，只是可怜了那只无辜的小生命，迷迷糊糊地作了刀下鬼。

晚上抵足而眠，农村夜里不掌灯，又没有路灯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很不习惯，再加上三分兴奋，三分疲劳，一时竟睡不着。山风从窗户缝中闯入，如吹坝簾，乘乱搅扰访客的清梦，于是更加难以入睡，索性起来，打开窗户，放入山风来，看着窗外的星空。月透疏林，微觉凉意袭人，清朗舒心，轻松地任由思索在山野间游走，想得多了，便生了“帘卷看银河，心与繁星碎”的少年愁绪，这种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肤浅竟久久不能释怀，持续多年。

当感到东方泛白时，我们都已早早地起床，打开房门才发现，我们已是起的最晚的了！山里人天不亮就开始了一天的操劳，妇人们在门前用泉水浆洗衣服，年轻的姑娘们则戴上笠帽，背着竹篓，赶往茶山开始采茶。同学有三个姐姐，都是眉清目秀、明眸皓齿的山里姑娘。她们是因为母亲改嫁，从二十里外海底水库边的仙姑村跟过来的，因此母亲是继母，姐姐也不是亲姐姐。一家子加上同学的哥哥，便有五个子女的沉重负担。看着同学和他的哥哥聪明，继母一咬牙，就让三个亲生的女儿辍了学，集中精力供弟兄俩读书。两兄弟读书非常清苦，最艰苦的时候，需要补益身体，母亲便给他们买5毛钱一大瓶的五味子糖浆充当补品，这是山里的母亲所能尽的最大的能力了。继母是个极和藹的女人，身体单薄，病怏怏的，讲话和风细雨，唯恐惊吓到人一般。三个姐姐也聪慧美丽，在茶园中蝴蝶一般快乐地窜来跃去，

笑声朗朗。他们手脚利索地将装满的茶叶倒在屋里，铺开，晾着，喝一口凉茶，又飞快地出去，一刻也不闲着。应该感谢上苍，让地里依季节生出活物来，供养苍生，也要感谢天下所有的母亲，感谢她们的情怀！

在继母的叮嘱声中，同学带着我们从屋后一条隐蔽的小路向茅山大茅峰顶宫而去。我因为怕蛇，临行前折了一枝结实的木棍，路上一边拨草，一边敲打路边的竹竿，拨草固然是为了惊蛇，敲竹竿是防一种叫竹叶青的蛇。这种蛇长得和竹竿一样，盘在竹枝上，专咬人的脑袋，不知是不是讹传。我从未看到过本地有这种蛇，倒是多年后在武夷山旅游时，在蛇馆里见过这种蛇，真的，和竹竿一样！

顶宫在大茅峰，我们住的是在山峰东北脚下，因此中间必要经过一处山坳。天气虽然艳阳高照，但山坳里却没有多少光透入，高大挺拔的树遮天蔽日，显得有点阴冷。忽而风动枝摇，不由得人警觉起来，环顾四周，生怕从哪里窜出一条狼来。我关心的却是那些洞壑沟壁，生怕里面藏着传说中的大蟒。山坳最低处有一注泉水从山上泻下，因为未到雨季，水流很细，转来弯去而下，溪边的岩石被水浸成黑色，显然雨季的水还是很大的。这时我们意外地发现泉边空地上竟有成片的野小蒜，于是像掘到什么宝藏一样！欢呼着冲上去。没有工具，就让一个人回去拿蛇皮袋和镰刀，剩下的人守候，等到工具和袋子到了，大家一阵猛挖。春天乡村里的小蒜很多，但远没有这里的小蒜大，只片刻就挖了百十来斤，于是大家欢呼，计算着如果带到城里可以卖多少钱？被挖过的地方一片狼藉。看还有成片的未动，只能遗憾地相约保密，留作下次。

将挖好后的蒜藏在一个角落里用树枝盖好，我们便啸叫着向顶宫冲去。

丨 梦寄果鸡山 丨

果鸡山，又叫锅底山，形状非常像一只锅，它并没有名山大川的雄姿和幽邃，但那里有我的一个梦。前些日子下乡办事，因为山旁修了一条新马路，就抄近路贴着它走了一下，让我魂牵梦绕的果鸡山瘦了，苍白了，由于不远就是当地的支柱产业水泥厂，因而如今的果鸡山已是一改旧颜，再也不见昔日的翠微山色了。

幼时我就心怀一个梦想，肩负三尺孤剑，像侠客那样行走江湖，惩恶扬善。时而野店残漏醉听，时而引情高吭悲歌。我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，决定老老实实在地作一个市井凡夫，只是将一些零星的记忆留在了果鸡山上。

多年前，随姨妈到乡下度夏，其实这个姨妈和母亲并无血缘关系。姨妈的父亲早丧，其母改嫁我的外祖父，将她一起带来，后来她的母亲也撒手人寰了，外祖父又迎娶了我的嫡亲外祖母，因此这个姨娘比我的母亲年长得多。大约是她身世凄凉，所以格外疼爱我这个并不亲的外甥，父亲正是我去山里那年走的。

姨妈家在果鸡山下的一个小村落里，几间瓦房，青砖黛瓦，门前一个土场，场东角一片榆林，林边一小溪，那时尚清澈见底，溪边几步青石阶很有一点情趣。果鸡山最迷人的是盛夏的夜晚。将桌子搬到门前塘边，和姨妈一家围坐在一起，在一旁燃起

一堆麦草，闷烘着，烟熏缭绕，驱赶蚊虫。大家边吃边聊。表嫂是个皮肤黝黑的村妇，不过她读过书，肚里有许多典故和谜语，她会叫你猜一种菜，吃的时候是一碗，吃完了，还是一碗，看我抓头挠耳，表哥便敲起桌上的菜碗，碗里是田螺，我立刻心领神会，表嫂立刻推了重来，要另出一谜。

饭吃过了，菜也收了，意犹未尽，用开水冲一壶大麦茶，一边喝一边继续猜谜。玩的累了，我便钻入蚊帐和姨妈睡在竹床上。竹床上有几只尚未断奶的小猫，围着人，拖着摇摇摆摆的步子爬来爬去，我开始很怕猫爪子挠人，又怕它将尿尿在身上。姨妈说，没断奶的猫是很干净的，不会随地大小便，而猫爪子尚嫩，也伤不到人。我感觉了一下，似乎还是有些疼，不过干净倒是真的，没有一点异味。毛绒绒的小猫，非常可爱，在头上蹭来蹭去，弄得人直痒痒。姨妈这时一边打着棕扇，一边跟我讲猫的身世，这些猫才出生几天，猫爸爸就死了，猫妈妈每天喂养它们，你说小猫可怜不可怜？我们如果不照顾它们，它们可能也会死的，我似懂非懂地在泪眼中睡着了。

白天，我除了在姨妈的督促下按时完成作业外，都是自由地在村上玩耍，并开始编织我行侠仗义的武侠梦来。

为了表现自己的大侠风骨，我便发古情、动奇想，身着一件雨衣，因为人矮小，雨衣正好可以盖到脚面，很有武侠书中交待的大侠风范。时不时一个摆脚，将雨衣踢起，起如箭攒，落如风栖，神动气游，玉树临风，感觉很好。

有时扎一叠黄纸在树上，凝神定气，身效游龙，穿出旋转，掌似烈炮，学一个静若书生，动若蛟龙，提打、探打、击打、烘打、旋打、斩打、冲打、奔打、膊打、肘打、胯打、掌打、头打、进步打、退步打、顺步打、横步打，看得路过的耕夫哈哈大笑。